

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入宫经过辨析

卞孝萱

(南京大学教授、博导 南京 210008)

摘要: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瑰宝, 它的创作、真伪及流传始终是六朝以来的历史之谜。何延之的《兰亭始末记》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可信的记载, 唐野史的记载在其后, 不能因唐野史之谬误而怀疑何延之记载的真实可信。

关键词: 兰亭序 何延之 唐野史

中图分类号: J292

An Analysis of How Wang Xizhi 's Script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Orchid Pavilion Poems》 was Obtain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Bian Xiaoxuan

Abstract: Wang Xizhi 's Script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Orchid Pavilion Poems》 is a gem of Chinese ancient calligraphy. The story of its creation, its being genuine or sham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since the time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Whole Story of Orchid Pavilion》 by He Yan zhi is the only reliable historical record in the study of this problem. The opposite records in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ppeared later than that. We should not doubt the truthfulness of He Yan zhi 's record only because of the falsehood of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Orchid Pavilion Poems; He Yan zhi,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我在《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发表《〈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一文, 对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入宫经过, 作了详细的考证。最后有一段话: “至于赵彦卫

收稿日期 1999.1.4

《云麓漫钞》卷六所载‘唐野史’中《兰亭序》故事，富有小说意味，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当时篇幅关系，未展开论证，今特撰此文，补充说明如下：

据《全唐文》卷301何延之《兰亭始末记》最后的一段话：“主上每暇隙，留神艺术，迹逾笔圣，偏重《兰亭》。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州刺史，蒙恩许拜扫至都，寻访所得委曲，缘病不获诣阙，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选、骑都尉永写本进。其日奉日曜门司宣敕，内出绢三十匹赐永。于是负恩荷泽，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骇闾里。仆闻命，伏枕怀欣，殊恩忽临，沈疴顿减，辄题卷末，以示后代。”既然开元十年何延之将他于开元二年所撰《兰亭始末记》进献给“主上”，并获得唐玄宗的赏赐，可见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如果是虚构的故事，何延之怎敢进献给“主上”，唐玄宗又怎能给他赏赐呢？由此判断，关于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入宫的经过，当以何延之亲自采访得来的《兰亭始末记》为唯一可信的记载。

《云麓漫钞》卷6转载“唐野史”之后，又写了一句：“张彦远《法书要录》亦载。”所谓“《法书要录》亦载”，指何延之所撰《兰亭始末记》。赵彦卫这句话说得太模糊了，没有指出何《记》与“唐野史”的不同，容易使人误解为二文完全一样。其实二文内容大不相同，今举例辨析如下：

（例一）

“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知此书知在辩才处。”（何《记》）

“贞观中，太宗尝与魏征论书，征奏曰：‘王右军昔在永和九年暮春之月，修禊事于兰亭，酒酣书序时，白云先生降其室而叹息之。此帖流传至于智永，右军仍孙也，为浮屠氏于越州云门寺，智永亡，传之弟子辩才。’”（“唐野史”）

今案：魏征未到过越州，与智永、辩才素不相识，他怎么知道智永将《兰亭序》墨迹传之辩才？“唐野史”所述魏征与唐太宗“论书”的问答，纯属虚构。至于“白云先生降王羲之‘室而叹息之’”云云，更是无稽之谈。

（例二）

“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赏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辩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丧后，涛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辩才处。又敕追辩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何《记》）

“上闻之，即欲诏取之。征曰：‘辩才宝此过于头目，未易遽索’。后因召至长安，上作贖本出示以式之。辩才曰：‘右军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梦天台子真传授笔诀，以永字为法。此本乃后人模仿尔！所恨臣所收真迹，昔因隋乱，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余，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搜访。但得智永《千文》而归。既而辩才托疾还山。”（“唐野史”）

今案：“唐野史”所述魏征早知辩才不肯拿出《兰亭序》墨迹、唐太宗以《兰亭序》贗本试探辩才，以及唐太宗搜访得智永所书《千字文》等情节，皆为何《记》所无。至于王羲之“梦天台子真传授笔诀”云云，更是荒唐之言。

(例三)

“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宿寐，此僧暮年，又无所用，若为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奏曰：‘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翼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数通。’太宗依给。”（何《记》）

“上乃夜祝于天，是夜梦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遂令西台御史萧翼持梁元帝画山水图、大令书《般若心经》为饵，赚取以进。”（“唐野史”）

今案：何《记》所述房玄龄向唐太宗密荐萧翼，“唐野史”无。“唐野史”所述唐太宗“夜梦守殿神”，何《记》无。何《记》可信而“唐野史”荒谬。何《记》述萧翼持“二王杂帖数通”，是。“唐野史”述萧翼持“大令书《般若心经》，误。（贞观19年《心经》才翻译出来，王羲之怎么能预先写《心经》呢？）

(例四)

“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阳（一作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翼示师梁元帝自画职贡图。……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赴永安驿，告驿长凌愬曰：……。都督齐善行闻之，……。翼便驰驿而发，至都奏御。”（何《记》）

“翼至越，舍于静林坊客舍，著纱帽，大袖布衫，往谒辩才，且诳以愿从师出家，遂留同处。乃取山水图并《心经》以遗之。……遂窃《兰亭》及山水、《心经》复回客舍，方易服，报观察使。……翼日即诣阙投进。”（“唐野史”）

今案：“唐野史”所述坊名，以及萧翼骗辩才愿“出家”情节，何《记》无。何《记》所述驿名、驿长姓名、都督姓名，“唐野史”无。何《记》云萧翼出示梁元帝所画职贡图，而“唐野史”作山水图，不同。尤以何《记》所述萧翼骗取《兰亭序》墨迹经过甚为详细，且合情理，为“唐野史”所无。至于“唐野史”云“报观察使”云云，官名误。（贞观时尚无观察使。）

(例五)

“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綵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缕饼一、玛瑙椀一，并实以珠，内廄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何《记》）

“拜翼献收侯，赐宅一区、钱币有差。及赐辩才米千斛、二十万钱。”（“唐野

史”)

今案：二文所述唐太宗赏赐萧翼、辩才之物不同。何《记》云擢萧翼为员外郎，可信。而“唐野史”作献书侯，唐朝无此爵位，显系杜撰。

综合以上，何延之《兰亭始末记》撰写在前，“唐野史”撰写在后，“唐野史”乃参考何《记》敷衍而成，不能混为一变，更不能因“唐野史”之谬误而怀疑何《记》之真实可信。

(责任编辑 王 健)

我校 98 年科研取得丰硕成果

[本刊讯] 记者日前从科研处获悉，1998 年我校教师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首次突破百篇大关。随着三年来学校一系列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管理奖励条例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教科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校教师共出版学术专著 6 部、教材 11 部、古籍整理 1 部、教参和工具书 7 部，比 1997 年增长 56%；在国内外公开刊物 (ISSN、CN) 发表学术论文 182 篇，比 1997 年增长 105%，其中国外刊物论文 9 篇 (97 年 5 篇)，物理系教师蒋杰博士一人发表 6 篇，且均为国际权威索引 SCI、PA 收录。中文系讲师邵建一人发表论文 18 篇，有 2 篇被《新华文摘》转摘，4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收录，论文数名列全校之冠。另外，王宜早教授的专著《中国古典书学研究》分获江苏省第二届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南京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奖铜奖。

[望见]